

周作人 著文 鍾叔河 編訂

知堂書話

四



岳麓書社

知堂書牘

四

知堂書話

四

周作人 著文
鍾叔河 編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堂书话/周作人著;钟叔河编. —长沙:岳麓书社,2016.4
ISBN 978-7-5538-0421-7

I. ①知... II. ①周... ②钟... III. ①书评—中国—
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5362 号

ZHITANG SHUHUA

知堂书话(全五册)

著 文:周作人

编 订:钟叔河

责任编辑:曾德明 舒 菲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风格八号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 <http://lzfts.tmall.com>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

字数:826 千字

印数:1—4 000

ISBN 978-7-5538-0421-7

定价:180.00 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录

目 录

南堂诗抄 (1937. 4. 27)	001
老年的书 (1937. 5. 4)	008
东莱左氏博议 (1937. 6. 7)	015
贺贻孙论诗 (1937. 6. 21)	024
水田居存诗 (1937. 7. 6)	036
俞理初的诙谐 (1937. 9. 8)	043
印书纸 (1939. 1)	050
桥 (1939. 1. 22)	052
儿女英雄传 (1939. 5)	054
品花宝鉴 (1939. 6)	057
春在堂杂文 (1939. 11. 1)	060

读初潭集 (1940. 1. 27)	067
扶桑两月记 (1940. 2)	074
如梦录二 (1940. 3)	076
读列女传 (1940. 3)	078
老老恒言 (1940. 3)	084
思痛记 (1940. 4. 18)	091
读书的经验 (1940. 4)	093
鲈话 (1940. 4)	097
新文字蒙求 (1940. 6)	102
销夏之书 (1940. 7)	108
元元唱和集 (1940. 8. 24)	110
武藏无山 (1940. 10)	115
如梦记 (1940. 11)	118
日本国志 (1940. 11)	120
玛伽耳人的诗 (1940. 11)	122
四鸣蝉 (1940. 11. 7)	124
童话 (1940. 11. 21)	131
歌谣 (1940. 11. 23)	133
匈加利小说 (1940. 11. 25)	135
医学史 (1940. 12. 3)	137

画谱 (1940. 12. 31)	139
妖术史 (1941. 1. 7)	141
小说 (1941. 1. 9)	143
俞理初论莠书 (1943. 8)	145
诗经新注 (1943. 9. 1)	152
两种祭规 (1943. 11. 12)	154
虎口日记及其他 (1943. 11. 17)	162
俞理初的著作 (1943. 11. 20)	168
陶集小记 (1943. 11. 26)	173
广阳杂记 (1944. 2. 12)	181
阳九述略 (1944. 2. 18)	190
读鬼神论 (1944. 5. 16)	197
希腊之余光 (1944. 5. 31)	203
灯下读书论 (1944. 8. 2)	212
男人与女人 (1944. 9. 12)	219
寄龕四志 (1944. 11. 10)	226
和纸之美 (1944. 12. 1)	235
佛经 (1944. 12. 29)	239
大乘的启蒙书 (1945. 1. 17)	243
笑赞 (1945. 1. 20)	251

焦里堂的笔记 (1945. 4. 15)	260
读书疑 (1945. 5. 25)	269
北京的风俗诗 (1945. 6. 15)	276
小说的回忆 (1945)	286
关于伊索寓言 (1954. 12)	301

南堂诗抄^①

◇1937.4.27

◇秉烛后谈

南堂诗抄

偶然得到两本清初的诗集。我说偶然，因为诗我是不大懂的，平常诗集除了搜集同乡著作之外就不买，所以这两本的确可以说是偶然得来的，虽然亦自各有其因缘。其一是吴景旭的《南山堂自订诗》四卷。吴景旭字旦生，著有《历代诗话》八十卷，刻入嘉业堂的《吴兴先哲遗书》中，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这回看见他的诗也想拿来一读。书无序跋，目录也撕去了一半，疑心他不全，查诗话刘承干跋只云“有南山自订诗”，也不说卷数，到后来拆开重订，乃见后书面的里边有字两行，左云：

《南山堂自订诗》，下册七卷至十卷佚阙。

右云：

旦生公遗著，裔孙永敬识。

盖估人作弊，将书面反折改装，假充完全，却不知即使是残本不佞也会要也。但此册实止四卷，或者下册当是五至十，亦未可知。集中所收诗自顺治己丑至康

熙甲辰，凡十六年，卷四有五十二偶作，时为壬寅，案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刘跋亦称其为明诸生，其诗却极少遗老气，辛丑有《喜光儿得赐探花》一诗可知，唯时有放恣或平易处亦觉得可喜。卷一《鬻泥行》上半云：

一溪小雨直如发，尖头牒子长竿揭。凭将两腕翕复张，形模蛤蚧相箝镊。载归取次壅桑间，平铺滑汰孩子跌。

卷三有诗题云：

己亥闻警，雉侯下令荷戈戍城上，家贫无兵械，因销一鬪花小锄为刃，作长句伤之。

诗并不佳，故不录，但只此一题也就够有意思了。

其二是方贞观的《南堂诗抄》六卷。这诗集是全部的，前有李可淳序，又乾隆戊午汪廷璋序，盖即是刻书的那一年。方贞观是方苞的从弟，方苞的诗极恶劣，谢枚如在《赌棋山庄笔记》中曾大加以贬斥，贞观所作却大不相同，如李序所说，宛转沉痛，言短意长，及后更益造平淡近自然。各卷卷首皆题《方贞观诗集》，唯卷三则曰《方贞观卷施集》，有小引云：

癸巳之岁，建亥之月，奉诏隶归旗籍。官牒夕至，行人朝发，仓卒北向，吏役驱逐，转徙流离，别入版籍^②。瞻望乡国，莫知所处，先陇弃

遗，亲知永隔，行动羈縻，存没异乡。呜呼哀哉^③，岂复有言。而景物关会，时序往复，每不能自己，始乎去国，迄于京华，其呜咽不成声者去之，存若干首，命曰卷施集，庾信所谓其心实伤者也。后之君子尚其读而悲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望，贞观记。

案《方望溪集》后附苏惇元编年谱，在雍正元年癸卯条下有记事云：

先是《滇游纪闻》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隶汉军，至是肆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

自癸巳至癸卯，贞观盖隶旗籍者满十年，《卷施集》一卷即此十年中所作，所云宛转沉痛的诗多在此中，殆哀而至于伤矣。这是我们说他哀伤，若是从上头说来何尝不是怨怼，那么就情罪甚重了。如卷三第一首《别故山》有云：

衰门自多故，怀璧究何人。

《出宗阳》云：

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

《泊牛渚》云：

生男愿有室，生女愿有家。缅彼尧舜心，岂曰此念奢。我亦忝蒸黎，何至成浮槎。

《欲暮》云：

岂有声名如郭解，自知肥白愧张苍。

《望见京城》云：

独有覆盆盆下客，无缘举目见青天。

《寄家书》云：

馀生不作大刀梦，到死难明破镜由。

但是最重要的还应该举出那第三首《登舟感怀》来，其词云：

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影多含沙，未闻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吾宗秉道十七世，雕虫奚足矜搜爬，岂知道旁自得罪，城门殃火来无涯。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岂辨根与芽。举族驱作北飞鸟，弃捐陇墓如浮苴，日暮登舟别亲故，长风飒飒吹芦花。语音渐异故乡远，回头止见江天霞，呜呼赋命合漂泊，磐砧变化成虚槎。杀身只在南山豆，伏机顷刻钶坑瓜，古今祸福非意料，文网何须说永嘉。君不见乌衣巷里屠沽宅，原是当时王谢家。

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秋笈集》下批语有云：“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今贞观诗怨甚矣，不但坚称冤枉，以杨恽自拟，还拿了秦始皇

坑儒来比，岂不是肆口诽谤乎。我取出《禁书总目》来一查，“我找着了！”《南堂诗抄》的的确确收在里边。我很高兴我的眼力不差，假如去做一名检查官大可胜任愉快也。

卷六有一篇诗题云，“乾隆戊午冬中三日，余马齿六十矣”，可以知道方贞观是于康熙十八年己未，三十五岁隶旗籍，四十五岁放免，五十八岁被征博学鸿词，谢老病不赴。关于这件事有一首妙诗，题云：

部牒复至，备见敦迫，终不能赴，再寄孙公：

縲币与安车，吾闻其语矣。书传半真伪，窃恐未必尔。今者符檄来，汹汹吏如鬼。幸不见执缚，几为敦迫死。家无应门童，我病杖乃起。老妇惊踰垣，问祸来所以。敢希稽古荣，奚至捕盗比。寄言谢故人，铭心佩知己。世不乏应刘，樗栎何足齿。偃蹇负弓旌，免蹈虚声耻。

这里有意思的事，第一是博学鸿词敦迫的情形，大有锁拿沈石田的样子，其次是方君仍旧的那样大不敬，他描写吏如鬼之汹汹，还说窃恐未必尔在古代安车之类，真可以说幽默得很。卷一《乡大水》一篇末云：

官家积谷如山丘，立法本为苍生谋。便宜行事汲都尉，流亡愧俸韦苏州。古来书传半真伪，两人未识诚有否。杀人不问挺刃政，屠伯何须在

录囚。

这书传半真伪的话，可见早见用了，虽然是苏东坡恐本无扬雄的典故之转化，却用得很有力量。同一篇中又有云：

小民赋命本饿殍，熟也不活奚灾伤。

这也比孟子的乐岁终身苦的话更说得辛辣，其区别盖因一是正言而一是逆说，此正是幽默之力也。方君少年时盖颇有许行之徒的倾向，其《耕织词》云：

贫女不上机，宫中皆草衣。农夫不耕田，侯王都饿死。鸡鸣向田间，采桑朝露新。望望红日高，照见晏眠人。

又《题古战场图》云：

岂不畏锋镝，将军骄欲行。威尊身命贱，法重生死轻。力尽口偏狡，天寒虏益横。谁非人子骨，千载暴边城^④。

第五句第三字原缺，或者是胡字吧？即此诸诗可以见作者思想之一斑，在清朝桐城派虽有名，不佞以为方氏之荣誉当不在苞而在贞观耳。

诗我都不大懂，上边所谈只是就诗中所有的意思，随意臧否，也不敢自以为是，并不真是谈诗。或恐有朋友疑心我谈诗破例，顺便声明一句。

（廿六年四月廿七日，在北平苦住庵记）

[补记] 《南山堂自订诗》十卷，嘉业堂有新刻本，末有癸亥刘承干跋，中有云，自卷一至卷五为其裔孙渔川观察所藏弃，以畀余^⑤，惜已佚半，嗣留心访求，竟获卷六至卷十，遂为完璧。渔川即吴永，然则我所得残书即是其底本，但不知何以又流落在旧书摊头耳。近年又得全书一部，卷首有朱文长方印曰，闽戴成芬芷农图籍，内容与刘刻本悉相同，唯原本有目录三十一页，而刘刻略去，改为总目一页，未免少欠忠实。（民国癸未冬日编校时记）

【钟校】

① 1937.5.20 刊《逸经》30期，题《南堂诗抄的禁诗》。

② “别入版籍”，“版”原作“板”。

③ “呜呼哀哉”，“呜”原作“鸣”。下一处同。

④ “千载暴边城”，“载”原作“戴”。

⑤ “以畀余”，“畀”原作“界”。

老年的书^①

◇1937. 5. 4

◇秉烛后谈

谷崎润一郎的文章是我所喜欢读的，但这大抵只是随笔，小说除最近的《春琴抄》、《芦刈》、《武州公秘话》这几篇外，也就没有多读。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出版的《青春物语》凡八章，是谷崎前半生的自叙传，后边附有一篇《艺谈》，把文艺与演艺相提并论，觉得很有意思。其一节云：

我觉得自己的意见与现代的艺术观根本的不相容，对于一天一天向这边倾过去的自己，略有点觉得可怕。我想这不是动脉硬化的一种证据么，实在也不能确信其不如此。但是转侧的一想，在现代的日本几乎全无大人所读的或是老人所读的文学。日本的政治家大抵被说为缺乏文艺的素

养，暗于文坛的情势，但是这在文坛方面岂不是也有几分责任么。因为就是他们政治家也未必真是对文艺冷淡，如犬养木堂翁可以不必说了，像滨口雄幸那样无趣味似的人，据说也爱诵《碧岩录》，若槻前首相那些人则喜欢玩拙劣的汉诗，此外现居闲地的老政治家里面在读书三昧中度日的人一定也还不很少吧。不过他们所喜欢的多是汉文学，否则是日本的古典类，毫不及于现代的文学。读日本的现代文学，特别是读所谓纯文学的人，都是从十八九至三十前后的文学青年，极端的说来只是作家志望的人们而已。我看见评论家诸君的月评或文艺论使得报纸很热闹的时候，心里总是奇怪，到底除了我们同行以外的读者有几个人去读这些东西呢？在现在文坛占着高位的创作与评论，实在也单是我们同行中人做了互相读互相批评^①，此外还有谁来注意。目前日本国内充满着不能得到地位感觉不平的青年，因此文学志愿者的人数势必很多，有些大报也原有登载那些作品的，但是无论如何，文坛这物事是完全以年青人为对手的特别世界，从自然主义的昔日以至现在，这种情形毫无变化。虽是应该对于政治组织社会状态特殊关心的普罗作家，一旦成为